

《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THE HOT ZONE

高危地带

1989年冬天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令人惊恐的真实故事

[美] 理查德·普莱斯顿 著 BY RICHARD PRESTON 吴 飞 高红梅 译

重庆出版社

高危地带

THE HOT ZONE

[美] 理查德·普莱斯顿 著 BY RICHARD PRESTON

吴 飞 高红梅 译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05)第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危地带/[美]理查德·普莱斯顿著;吴飞,高红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6

ISBN 7-5366-7122-9

I. 高... II. ①理...②吴...③高...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601 号

The Hot Zone

Copyright © 1994 by Richard M. Presto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eat Road Publishing Company (USA)

C/O Janklow and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GAOWEI DIDAI

高危地带

[美]理查德·普莱斯顿 著

吴飞 高红梅 译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李春安

封面设计 李春安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北京华夏同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9

字数 224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7122-9/I · 1280

定价: 25.00 元

——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人物》周刊

一本引人入胜的纪实性惊险小说……令人惊惧的作品。

——《纽约时报》

普莱斯顿在《高危地带》中所叙述的令人恐怖的真实生活，是电影的虚拟场景无法比拟的。

——《时代》周刊

作者以一种令人彻骨生寒的方式叙述了一次与致命病毒亲密接触的过程……一本令人信服的书，证实了真相比虚构更可怕。

——《柯卡斯评论》

这部写实的著作比任何科幻梦魇更令人恐惧。

——《今日美国报》

令人惊惧而又引人入胜，普莱斯顿揭开了真实生活中潜在的噩梦——那病毒就像迈克尔在《人间大浩劫》中所虚构的引起大逃亡的太空病毒一样会致人死命。

——《出版家周刊》

令人全神贯注……将使你极度惊恐。

——《华盛顿邮报》

SCI 64/01

近几年来读到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实作品——清晰而富于画面感。

——《芝加哥太阳报》

令人入迷而又让人害怕！

——《华尔街日报》

令人呆若木鸡……这证实了我们生活在令人恐慌的世界中……一曲令人震惊的警钟。

——《娱乐周刊》

一部快节奏的引人入胜的医学类惊险小说。

——《新闻日报》

一翻开就引人入胜……传染病的故事。

——《波士顿环球报》

普莱斯顿最大的技巧是把枯燥的采访和科学数据写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圣安东尼奥新闻快报》

真相比小说更令人彻骨生寒。

——《科学新闻》

致读者

这本书是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故事是真实的，人物也是真实的。我会偶尔改动人物的姓名，如“查尔斯·莫奈”和“彼得·卡迪纳尔”等。

书中的对话是根据当事者的回忆再现而来。在故事中的某些特定时刻，我会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描述基于我对当事者的采访，其间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想法。由于采访往往是反复的，其间会有许多核对事实的讨论，而当事者确认了他们的回忆。倘若你询问一个人：“你当时想了些什么？”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比任何小说家能够创造的心理活动更为丰富，更能揭示人类的现状。我尝试着看透人们的面容而窥视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语言，从而进入他们的生活，其结果是我无法想像的。

理查德·普莱斯頓

主要人物

(以书中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查尔斯·莫奈。一个居住在肯尼亚西部的法国人。1980年1月，他在乘坐一架飞机时因感染马尔堡病毒而彻底崩溃。

南希·贾克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兽医病理学家。从1983年开始研究埃博拉病毒，那时她的宇航服手套有一次破了一个洞。1989年成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病理学主任，并参与了那年冬天的雷斯顿生化防疫行动。

杰瑞·贾克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兽医部门主任。与南希·贾克斯结婚。从未穿过生化防疫宇航服，但在雷斯顿生化防疫行动中却成为了配备宇航服的特种战争军事行动特遣队的负责人。

吉恩·约翰逊。为美国军方服务的民间病毒搜索者。1988年春天，彼得·卡迪纳尔死后，率领一支军方探险队前往厄尔贡山的卡塔姆洞穴。雷斯顿生化防疫行动的后勤与安全主任。

彼得·卡迪纳尔。一个丹麦男孩，1987年夏天，他到肯尼亚探望父

母时死于马尔堡病毒。军方在冷柜中保存了一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尔堡病毒株。

丹·多戈德。雷斯頓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机构(雷斯頓猴舍)的兽医。

彼得·加尔林。美国军方的民间病毒学家。雷斯頓猴舍的病毒毒株的共同发现者。

托马斯·盖斯伯特。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实习医师。1989年秋天，负责操作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电子显微镜。埃博拉-雷斯頓病毒的共同发现者。

克拉伦斯·詹姆斯·彼德斯上校，医学博士。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疾病评估部门主任。雷斯頓生化防疫行动的总指挥。

墨菲：埃博拉病毒的最初发现者之一，国家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约瑟夫·麦考密克医生。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部主任。曾在苏丹的一个茅屋中对埃博拉病毒的人类患者进行治疗，他在那里被一个带血的针头扎伤。

菲利普·拉塞尔少将，医学博士。下达命令派遣军事小组去雷斯頓的将军。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	致读者
1	主要人物
1	第一章 厄尔贡山的阴影
99	第二章 猴舍
187	第三章 毁灭
249	第四章 卡塔姆洞穴



第一章 厄尔贡山的阴影

危险来自丛林

1980 年元旦

查尔斯·莫奈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是法国人，独自居住在一幢小小的木结构平房里，房子建在内佐亚蔗糖厂的私营土地上。这是一家位于肯尼亚西部的大种植场，沿着内佐亚河伸展开去，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厄尔贡山。厄尔贡山是一座巨大的死火山，有一万四千英尺高，孤独地耸立着。莫奈的来历有些不明。可是因为有如此大量的外国流亡者聚集在非洲，所以很难搞清楚他究竟是为什么来到这里。也许他是在法国惹了麻烦，也许他只是被肯尼亚国家的美丽风光所吸引。他是个业余的自然学家，喜爱鸟类和动物，但对人类并无多大好感。他五十六岁，中等身高，中等体形，有一头光滑挺直的棕发，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所有和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几乎都是女人，都居住在山脚下的那些城镇里。当医生来调查他的死因时，即使是这些女友们也很难回忆起他的多少事情来。他的工作是看守蔗糖厂的抽水设备，把水从内佐亚河里抽上来，然后灌溉到几十英亩的甘蔗田里去。据说他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河边的抽水机房里，他好像很喜欢看机器运转，喜欢听它们的轰鸣声。

像他这种情况，常常很难进行调查取证。医生们至今还记得他的那些临床症状，因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看过生化防疫 4 级病毒在人体上的感染情况，都会终生难忘。可是这些症状在他身上不断出现，一个接着一个，越积越多，最后终于把他的身体全部覆盖并涂抹掉了。莫奈的死亡病例呈现在众人面前，既有冷静的临床数据分析，又搀杂着阵阵的惊惧和恐怖。这种恐怖是如此触目惊心，就好像我们忽然面对着一个白炽的外星系

太阳，禁不住要后退一步，直眨巴眼睛。

莫奈是1979年来到这个国家的，当时正是艾滋病毒爆发的时期。这种病毒叫做人体免疫缺失病毒（HIV），可以引起艾滋病。这一年，艾滋病毒终于从中非洲的热带雨林里爆发了，从此便开始了对人类社会漫长的威胁和折磨。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是艾滋病已经像个笼罩着全人类的阴影了。它沿着金沙萨高速公路，悄悄地向外传播蔓延。这是一条横跨非洲大陆的国际高速路，连接东西海岸，经过维多利亚湖区，从那里可以看到厄尔贡山。艾滋病毒是一种极其危险致命的病毒，但是它的感染性并不强，没有超出生化防疫2级病毒的范围。它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另一个人并不很容易，而且也不可能在空气中传播。人们处理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液时，也不需要穿上保护人体的防化服。

莫奈每天在抽水机房里工作得很努力，到了周末或节假日，他会到糖厂附近的林地里去转一转。他每次都带些食物，在空地上撒一圈，看着鸟儿和其他动物们来吃。认识他的人回忆说，他对野生猴子特别有感情，并且很懂得如何去接近它们。他们说，他有时会手托着食物坐在地上，然后一只猴子就会向他靠近过来，直接在他的手里吃东西。

黄昏的时候，他一般都呆在自己的平房里。他有一个女管家，名叫詹妮，负责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他正在自学如何识别非洲的鸟类。房子附近的树上住着一大群织工鸟，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它们，看它们不停地编织修补那些袋状的鸟窝。人们说，他在圣诞节前曾经把一只病鸟捧回了房子里，那鸟马上就死了，也许就死在他的手上。这只鸟很可能是只织工鸟——没有人知道；它也许是死于4级病毒感染——依然没有人知道。另外，他还和一只乌鸦关系很好。那是一种斑点乌鸦，毛色黑白相间，在非洲常常被当宠物养着。这只乌鸦很友好很聪明，喜欢高踞在莫奈家的屋顶上，看着他出出进进。当它饿了的时候，就会飞落在房子的前廊上，从门口走进来，莫奈会从桌上拿些食物的残渣喂给它吃。

他每天早晨走路去上班，要穿过一大片甘蔗地，这段路程有两英里

远。那个圣诞节前，农工们刚烧过田，所以地里看起来一片焦黑。越过这些黑糊糊的土地，向北二十五英里，他可以看到厄尔贡山。这座山随着四季、光影和晴雨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幻着，是非洲之光的一大奇观。黎明时分，厄尔贡山像是一堆不断陷落的灰色岭脊，在迷雾中慢慢消失，最后只露出两座山峰互相对峙着，那是受到侵蚀后的火山口的边缘。当太阳升起来时，山峦一片银绿，正是厄尔贡山热带雨林的顏色。随着日光的推移，云雾涌上来，山峰被遮住看不见了。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云层开始变厚，并且蒸腾成一个铁砧头状的雷雨云，里面沉默地打着闪电。云层的底部漆黑如炭，顶部却轻盈地飘在空中，被夕阳照亮，染成了晦暗的橘红色。在云层的上方，天空一片湛蓝，闪烁着几颗热带的星星。

莫奈有几个女友住在厄多镇上。这个镇位于山的东南部，那里的人们都很穷，住在用木板和钢筋搭建的简易房里。莫奈给他的女友们一些钱，她们呢，作为回报，也很乐意去爱他。圣诞假期来临的时候，他制定了一个去厄尔贡山野营的计划，并从厄多镇上邀请了其中的一位女友来陪伴他。没有人记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莫奈和他的女友开车穿过漂泊地，沿着一条又直又长的红土路向恩贝斯绝壁进发，那里是火山口东面一个很有名的峭壁。路上全是火山灰，红得就像是晒干了的血。他们爬上火山的外围边缘，穿过了一片片荒芜的玉米地和咖啡种植园，这些农田现在都已经退耕为放牧地了。他们还经过了一些旧殖民地时期的农场，看见半倒塌的房屋隐藏在成排的蓝加利树后面。越往高处走，空气越清冷，有冠头鹰从柏树上拍打着翅膀飞出来。没有很多旅游者来厄尔贡山，所以莫奈和女友驾驶的这辆车很可能是路上惟一的一辆汽车。当然，路上还有一群群步行的人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在低处山坡上耕种着一些小块的农田。他们驶近了厄尔贡山热带雨林区的外围，看见它的边缘部分已经被破坏了很多，留下一些斑驳的林地。他们还经过了厄尔贡山客栈，这个英国旅馆建于20世纪早期，现在已经年久失修，墙壁裂了缝，上面的油漆也因为风吹日晒开始剥落了。

厄尔贡山横跨乌干达和肯尼亚之间的边境，离苏丹也不是很远。这是中非洲的一个热带雨林的生物孤岛，一个矗立在干旱平原上的孤立世界，它方圆五十英里，地表完全被树木、竹子和高山植被所覆盖。它是中非洲脊柱上的一个骨节。这座火山是在七百万到一千万年前崛起的，曾经猛烈地喷出过大量的岩浆和火山灰，多次彻底毁灭了生长在山坡上的森林，最后堆积成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厄尔贡山没有被侵蚀之前，它可能是非洲最高的山，甚至高过了今天的乞力马扎罗山。现在它依然是非洲最宏伟最宽阔的山。当太阳升起来时，它会把厄尔贡山的阴影投射在西面，深入到了乌干达的腹地；当太阳落下去时，山的阴影又来到了东面，横过了肯尼亚的国土。在厄尔贡山的阴影里，散落着一些村庄和城镇，居住着各种不同的种族部落，其中就包括厄尔贡山马塞族。他们是一个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几个世纪前围着山脚定居了下来，以养牛为生。低处的山坡常年被细雨冲刷，空气一年四季都很清冽，火山灰土也给当地的玉米带来了极好的收成。这些村庄围着火山形成了一个人类聚集点的圆圈，而且这个圈在不停地向着山坡上的森林收拢，它像是一个扼杀着山区的自然生态的活结。森林被清除了，树木被砍伐成了烧柴，林地被清理成了放牧区，大象也一年一年地在消失。

厄尔贡山上有一小部分是个国家公园。莫奈和他的女友在公园的入口处停下车，交了入园费。有一只猴子或狒狒——没有人记得了——常常在那门口闲荡，等着游人的施舍，莫奈便用一根香蕉引诱它坐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的女友大笑起来，不过两人在它吃东西的时候都静静地原地呆着，一动不动。他们随后又向山上开了一小段路程，在临近溪水的一处山坡上找了块开阔的青草地，扎下了帐篷。小溪潺潺地从热带雨林里流出来，溪水的颜色非常奇怪，带着浓浓的火山灰。地上的草被野生的黑水牛啃得很短，到处能看见一堆一堆的牛粪。

厄尔贡森林高耸在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多瘤节的非洲橄榄树连成了网，上面悬挂着苔藓和藤蔓，还点缀着一些对人体有毒的黑色橄榄果。他

们听见了猴子在树林中扭打抢食的声音，听见了昆虫嘤嘤嗡嗡的鸣叫声，还时不时地听见猴子们相互召唤时发出的低沉的“哈哈”声。这些是非洲独有的卡巴斯猴，偶尔会有一只从树上跳下来，急速地穿过帐篷附近的草地，并用机警聪明的眼睛观察着他们。一群群的橄榄鸽从树丛里飞快地冲出来，划着斜线急速向下飞，这是一个求生策略，为的是躲避老鹰俯冲下来撕扯它们的翅膀。另外还有一些樟脑树、麻栗树、非洲柏树和红臭木树，在森林的上方，能看见一团团突出来的像蘑菇云样的树冠，那是波多树，非洲最高大的树木，几乎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洲杉一样高大。成千上万的大象曾经生活在这里，它们在森林里走动的脚步声，以及剥树皮折树枝的喀嚓声，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

那天下午，像厄尔贡山常有的那样，也许下了一场雨，所以莫奈和他的女友只能呆在帐篷里，也许他们还听着暴雨击打帆布顶篷的声音做了一场爱。天渐渐黑了，雨也慢慢停了下来。他们生了一堆火，做了顿晚饭。这一天是新年夜。也许他们还庆祝了一下，喝了些香槟酒。和往常一样，乌云在几个小时后就消散了，火山像一个巨大的黑影，呈现在夜空里的银河下。也许莫奈那天半夜里醒来，就站在草地上望星星——他把脖子使劲地向后仰，依然醉醺醺的，脚步有些不稳。

新年元旦的这天早晨，天气很冷，气温是华氏四十多度，草地上又湿又凉。大约在吃过早饭之后，他们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开车上山，最后把车停在了卡塔姆洞穴下方的一个小山谷里。他们披荆斩棘，沿着山谷里大象踩出来的一条小路向上走，小路顺着一条小溪蜿蜒而行，穿过了一些橄榄树林地和茂密的青草地。他们边走边留意是否有黑水牛出现，它们是这一带森林里所能遭遇到的最危险的动物。洞穴开在山谷的顶头，那条小溪就从洞口上方流过去，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大象踩出来的小路在这里和洞口交会，延伸到洞里去了。元旦的那一整天，莫奈和他的女友都呆在洞里。那天可能还下了雨，所以他们在洞口处坐了几个小时，看着小溪的水像面纱一样从上面垂挂下来。他们眺望山谷，寻找大象的踪迹，只看见山

地蹄兔——一种土拨鼠大小的毛乎乎的动物——在洞口附近的大砾石上蹿上跳下。

成群的大象在夜晚来到卡塔姆洞穴，以获取它们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和盐分。在平原上，大象可以很容易地在硬质土层或干涸的水坑里找到盐，但是在热带雨林里，盐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个洞非常大，可以同时容纳七十多头大象。它们在里面过夜，有的站着打瞌睡，有的用长牙挖掘石块。它们撬啊凿啊，把石头从洞壁上挖下来，放在嘴里嚼成碎块，然后吞咽下去。洞穴附近的大象粪便里全是这种碎石块。

莫奈和他的女友带了一支手电，他们又走回洞里去，想看看它到底通向哪里。这个洞穴的开口很大——有五十五码宽——里面比洞口处还要宽阔。他们经过了一处平台，上面布满了已成粉末状的干象粪，他们走过时踢起了阵阵烟尘。光线开始变暗了，洞的底部倾斜向上升，变成了一级级的岩架，上面覆盖着一层绿色的黏液。这些黏液是蝙蝠的粪便，是洞顶上成群的果蝠排泄出来的食物残渣。

蝙蝠从窝里呼呼地飞出来，在手电的光线里闪现，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发出尖利的叫声。他们的手电光惊扰了蝙蝠，更多的蝙蝠醒了过来。好几百只蝙蝠的眼睛，像红宝石一样，从洞穴的顶壁上向下看着他们。蝙蝠的叫声在洞里像波浪一样阵阵回荡，尖锐而刺耳，像是无数个轴承干涩的小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接着他们就看见了卡塔姆洞穴里最神奇的景观。这个洞穴实际上是一片被石化了的热带雨林。许多已经矿化了的热带雨林树干从洞壁和洞顶上戳了出来——有麻栗树、波多树，还有常青树。七百万年前喷发的厄尔贡山把整个热带雨林都埋在了火山灰下，这些树干都已经变成了蛋白石和燧石。树干的周围还环绕着水晶，是一种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白色针状矿物质。这些水晶像注射器一样尖锐，它们在手电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

莫奈和他的女友在洞里边走边看，用手电照射这片石化了的热带雨林。他是否曾经用手摸过那些石树，并且被水晶刺破了手指？他们还发现